

從古典中國的哲思，探索現代人生活的盲點

故事

中國哲學寓言故事

編著 ● 嚴北溟
嚴捷

4

古典新詮

古典新詮

故事

中國哲學寓言故事

4

編著◎嚴北溟
嚴捷

古典新詮
中國哲學寓言故事(四)

編著者 / 嚴北溟 嚴捷
發行人 / 賴阿勝
出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 / (02) 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 / 886 2 3969194
郵撥帳號 / 0104579-2
登記證 / 局版臺業字第1166號
印刷 / 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 / 1990年9月 (印數: 1~1,500)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 請寄回調換。

定價 / 新臺幣一五〇元
ISBN 957-551-152-2 (套)
ISBN 957-551-156-5 (第四冊)

前言

——我國哲學寓言故事的發展

走進琳琅萬軸的中國古代文化藝術寶庫，我們常常會發現到處點綴著一串串晶瑩璀璨的瑰寶，它就是歷代豐富的哲學寓言故事——一項值得我們重視而有待於繼續發掘的珍貴遺產。

這些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和寶貴的生活經驗，憑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啟發人們的智慧，把醜惡給無情的揭露。千百年來，它廣泛地在大眾中流傳，並影響著政治和社會生活。歲月流逝，創造這些寓言故事的作者，以及他們的由當時社會條件和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政治哲學思想，可以被後人遺忘；但這些哲學寓言故事本身仍熠熠發光，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並成為所有時代的人類的共同財富。

哲學寓言故事熔哲學和文學於一爐，是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完美的結合。

哲學是邏輯思維，借助於概念、判斷、推理和各種範疇深刻地（有的是歪曲地）

反映客觀現實世界，它總是以理論形態表現出來的，包含著某些深奧的道理，不易為一般人所理解和掌握。而文學則以形象思維為主。形象思維是對現實生活進行深入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之後，根據作者強烈的感情和鮮明的態度，選取並憑藉種種具體的感性材料，通過想像、聯想和幻想，再加以集中的概括，塑造富有意義的藝術形象，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一種優秀的文藝作品如詩歌、小說、戲劇等，往往為人們所喜聞樂見，易於接受；而抽象空洞、言之無物的枯燥的說教文章，則總是令人厭惡的。這種普通心理完全符合於人類認識由具體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的上升過程的客觀規律。哲學寓言故事這種深入淺出、短小精悍而生動活潑的文學體裁，正是按照這種規律，適應社會的需要而大量產生的。

一

哲學寓言故事在我國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寓言是譬喻的高級形態，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還受到神話傳說和民歌諺語的極大影響，與它們都有著淵源關係。

神話傳說賦予哲學寓言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早在未有文字的氏族社會時代，民

間已有神話傳說的流傳。在當時社會生產力低落、科學知識極為缺乏的情況下，我們的先祖就通過大膽的想像創造出許多優美動人的故事，表現出對自然界頑強掙扎的毅力，表現出戰勝困難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對理想社會的熱烈追求。比如人們熟知的「大禹治水」、「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和「刑天舞戚」等等遠古神話傳說，它們的浪漫主義精神和那種動植物擬人化和誇張性的手法，都為哲學寓言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創作方法、表現技巧和內容素材上的充分準備。有些哲學寓言故事就直接在神話傳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如《莊子》開篇《逍遙遊》所塑造的變化飛騰的鯤鵬就直接根據遠古的一個神話；而他筆下出現的那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的藐姑射神人，以及使人愛其德而忘其形的怪人支離疏、叔山無趾、哀駘它等，幾乎都是作者運用神話式的誇張手法所塑造的理想人物。先秦寓言中所出現的古皇氏名有幾十個之多，他們都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其他如「鵲蚌相爭」、「三虱爭肥」、「鵪鶉與腐鼠」、「土偶與桃梗」、「冒牌神君」等等的擬人化手法，也無疑是來自神話傳說的。

這樣，在吸取遠古神話傳說浪漫主義滋潤的基礎上，哲學寓言故事便逐漸綻開它肥壯的綠葉。

至於哲學寓言故事中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則是從民歌諺語發展而來的。最早的民歌諺語是在工作中產生的。《呂氏春秋·淫辭》中記載「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譟，後亦應之」，在這種「嗨哟嗨哟」的工作聲中萌芽的民歌，反映出勞動者與自然界艱苦奮鬥的喜怒哀樂。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便收輯了許多從民間採集而來的歌謠，其中《國風》就是以民歌為主體的。在這些民間詩歌以及《左傳》、《國語》等搜集的一部分民諺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時社會的一般面貌。

人民在徭役深重和被任意殺戮的災難中，悲憤地控訴了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懸）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而當他們在非人的生活中，一旦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便爆發出不可遏止的怒火：

「鹿死不擇音，鋌而走險，急何能擇？」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在抗爭中，他們意識到團結的力量，雄渾地唱道：

「衆心成城，衆口鑠金。」

即使在飢寒交迫的困境中，他們仍嚮往著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美好社會：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很明顯的，這些民歌諺語真實地反映了現實事物，針砭了社會的腐敗，有些更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實際現象。這種現實主義精神深刻地影響著哲學寓言的形成和發展。無論是先秦諸子以及兩漢以後的寓言創作，都以針砭、諷喻現實作為最高宗

旨。在封建社會中，一切不合理的剝削和壓迫的醜惡現象，違背歷史潮流和客觀規律的愚蠢舉動，都在哲學寓言故事中得到即時的反應。作者善於抓住和突出時代社會的癥結所在，將寓言作爲一種現實抗爭的尖銳武器。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指出：「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這種「會義」和「適時」，便是從政治的、社會的思想高度，以現實主義肯定了哲學寓言的價值。我們在「苛政猛於虎」、「社廟之鼠」、「舐痔得車」、「道學先生」、「嫁禍於龜」等等故事中，可以洞見當時社會政治生活的某些實質。在任何時代中，所有違背客觀規律和違反歷史潮流而動的人，以及一切醜惡腐敗的現象，其本質都有共同之點，而現實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從本質上揭示了這種規律。寓言故事歷久彌新的生命力就是現實主義所賦予的。

二

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統一，還要借助譬喻手法來實現。

哲學寓言故事在一般譬喻的基礎上開始發展，經歷了一個由文辭簡約趨於富瞻，

由哲理淺顯趨於深刻，由缺乏人物情節而趨於故事完整的演變過程。

關於譬喻的出現，可以回溯到遠古年代。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紀《殷墟書契》的甲骨文卜辭中，我們就可以看見某些饒有韻味而引起人們一定想像的文字，可說是譬喻的萌芽。而後，在我國古代第一部記敘文和論說文集的《尚書》中，已經明顯地出現了一些形像的譬喻。盤庚遷殷時教訓臣民說的話：「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用火勢來比喻大勢所趨，不可違抗，十分貼切而生動，成為後人「星火燎原」這句成語的來源。其後，在「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詩三百》篇中，巧喻妙譬更是層出不窮，讀之令人感到清新雋永。其中《豳風·鴉鳴》這首寓言詩，為禽言詩開了創作的先聲。

值得一提的是，在《詩經》之前，萌芽於殷周之際而相傳「伏羲畫卦，文王作辭」的《周易》一書，雖然內容不離卜筮迷信，但它強調「陰陽相推」，以推測自然和社會的變化，而且觀象制器，象徵吉凶，往往取譬於具體事物，其中某些卦爻辭，如「羝羊觸藩」、「窒井碎瓶」等等，有人物，有情節，有主題思想，詞旨簡練，哲理深雋，將它們看做哲學寓言故事的權輿，不為過分。可以說，我國哲學寓言故事初具雛形的時期，是在三千多年前，較公元前六世紀古希臘伊索寓言產生的年代，還要

早過五百多年。

然而，譬喻豐厚的源泉是在民間。先民生息在奴隸主貴族的鞭撻之下，「不敢斥言」，只能使用巧妙的譬喻，委婉曲折而又辛辣尖銳地來渲洩埋藏在心底的抑鬱和悲憤，一切耳聞目睹的事物，不管是碩鼠、黃雀，還是赤狐、黑鳥，都成了揭露統治者醜惡的寄托物；而荇菜、彤管和宓妃、佚女的比喻則表達了他們純樸、率真、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對光明的熱烈嚮往。在抗爭中，他們的想像力大大地豐富了。

這一切，都為哲學寓言的大量產生奠定了創造方法、表現技巧和思想內容上的堅實基礎。當然，僅有譬喻，還不能精確地表達思想內容和哲理，因而需要將譬喻加以昇華提高，使之能更清楚完滿地闡明一種政治哲學理論；而滿足這個需要的哲學寓言故事，在一定的時代和適當的社會條件下，便像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起來。

這個時代，便是風起雲湧的春秋戰國時代。當時，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歷史變革，引起了哲學、法學、科學、文學、藝術等的自由研究和空前的學術繁榮，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百家爭鳴」的盛大局面。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不同學派，在學術爭鳴中逐漸傾向於用寓言故事寫政治哲學思想，把它視為一種戰勝論敵、爭取群眾的有效方法；而盛極一時的各國諸侯貴族們的養士之風，刺激了士階

層的興起，亦大有助於這一傾向的發展。因為士人都以辯說進身，求取富貴，「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使得語言成為士人們用心研究的對象，「張儀的舌頭」這個故事就很能說明這一點。當時在政治上還是一個分裂的局面，也沒有正統思想和傳統藝術形式的束縛，儘可以放膽言論，而無後顧之憂。爲了配合政治的需要，通俗而廣泛地宣傳自己的學說主張，他們進一步在吸取民間譬喻的基礎上創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這幾乎成了當時百家爭鳴中的一種風氣。而集中反映這種風氣的，應該首先指出《莊子》這部書，它是一部古代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

《莊子》中有《寓言》一篇，全書「寓言十九」，「寓言」兩字即始見於此。作者行文汪洋恣肆，想像瑰瑋俶詭，用生動幽默的筆調，作深奧哲理的發揮，議論交融，情文並茂，盡管是一部高談玄理的哲學論著，而字裏行間却充滿著蔥蘢的生活氣息，給人以深刻的現實感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其他如《列子》（亦有人認爲是晉人作品）、《晏子春秋》、《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等等，也大都具備這種風格和特色。

三

戰國時期是寓言故事的黃金時代，其豐富與生動，成為先秦散文的一大特徵。戰國以後，寓言便很快衰微下去了。兩漢有韓嬰的《韓詩外傳》、劉向的《說苑》、《新序》和劉安的《淮南子》等，對寓言有所承襲，但獨創不多。魏晉南北朝筆記文學和志怪小說開始發展，除在邯鄲淳所撰《笑林》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書中可見一些寓言故事，以及隨著佛教的興盛，在佛經翻譯中，引進國外部分寓言外，屬於國人創作的已不多見。而唐宋兩代則是詩詞、散文的全盛時期，也少有寓言創作。直至元、明、清三代，戲劇、小說盛行，市井笑話倒是層出疊見，有些含有哲理的可視為寓言，但純粹的寓言創作已是鳳毛麟角了。

這種現象的產生，固然同先秦以後由於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生活的複雜化而帶來其他文學體裁的發展和豐富有關，但同歷代帝王禁錮思想，大興文字獄尤有著直接關係。寓言故事既多為政治諷刺小品，其針砭的對象，從一介愚蠢的農夫，直至權力無上的君王，都一視同仁。其主題思想多是藉小喻大，藉遠喻近，藉古喻今，藉此喻

彼；這從反抗虛弱的統治者看來，都不免是指桑罵槐，含沙射影，對他們不利的，因而也就絕不能見容於他們。古希臘奴隸出身的伊索以寓言諷刺權貴，終遭殺害；而在中國歷代文化界，曾因文字觸諱而慘罹斧鉞的人也比比皆是。

然而憤怒總是能够找到發洩的方式。元、明、清三代嚴格的或純粹的哲學寓言故事固不多見，但它却同其他文學樣式合流，雜於隱喻和笑話之中，以嬉笑怒罵的姿態出現了。在明初劉基的《郁離子》、明人江盈科的《雪濤小說》、清遊戲主人的《笑林廣記》等筆記或笑話著錄中，常有一些富含哲理、令人猛省的笑話，可視為哲學寓言故事的末流。

縱觀我國哲學寓言故事的發展源流，不能忽視中外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伊索寓言》所載「農夫折柴」和「蝙蝠」等故事，同我國南北朝《魏書》中的「國王折箭」、明代收編的「狡狴的蝙蝠」等如出一轍。特別是魏晉以後，佛教經籍經由印度大量地翻譯到我國，西晉竺法護所譯《生經》卷三「佛說國王五人經」中有一則寓言故事「傀儡戲」，說有位工匠能製作「機關木人」，「能工歌舞，黠慧無比」，後木人覬覦王妃，使國王暴怒，匠人幾被誅殺；故事情節同《列子·湯問》篇中的「偃師造倡」大致相同。《列子》成書之年與法護譯經之年時間相近，兩國之間

究竟誰受誰的影響大，雖不能知，但中印古代文化的相互傳習，可見一斑。另外，南北朝鳩摩羅什譯的《雜譬喻經》和求那毗地譯的《百喻經》，幾乎都是寓言故事。魯迅先生早就注意到印度佛經翻譯文學對中國文學尤其是寓言的影響；他早年曾出資刊印了《百喻經》，並在《癡華鬘》（《百喻經》本名）題記中說：「常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尤其是新疆克孜爾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川大足寶頂等窟群採用雕塑、浮雕或壁畫的經變形式，表現出佛經故事內容，更擴大了它的影響。其中如「投身飼虎」、「尸毗王救鵲命緣起」、「壺中人」、「相撲」等等，都以奇妙的構思和精湛的語言藝術，充實和豐富了中國哲學寓言故事。而歷代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國家前來中國轉譯佛經，以及印度從中國回譯他們失傳的經籍，又為中西方寓言的交流、滲透創造了有利條件；其中「盲人摸象」、「井中撈月」、「戰馬拉磨」等寓言故事幾乎為中外人士所熟知。有關這一點，我們掌握的材料十分有限，從事文學史研究的朋友能够深入探索一番，是很有意思的。

四

這裏，我們會產生一個疑問：哲學寓言故事這種古老的文學體式歷千百年而不衰，即使在文字犯諱的嚴酷歲月，它仍以隱晦曲折的方式吐露褒貶；甚至有些哲學寓言故事流傳幾千年，打破了國家、種族的界限，成為論據性、經典性的結論，被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加以運用。它具有這樣頑强的生命力，這樣廣泛的人民性，這是什麼道理呢？以下，我們就概括地從哲學寓言的政治傾向和社會意義，它在歷史上哲學兩軍對壘中的作用，以及它的藝術成就和對文學、語言發展的影響，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任何哲學寓言故事都從現實中產生，又反過來為現實、特別是為政治服務，這是哲學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先秦是哲學寓言故事發展的頂峰，這一情況便清楚地說明：社會激變和政治鬥爭的白熱化，是孕育和繁榮這一文學體式的肥沃土壤。寓言故事從這個時期開始實際上已成為政治鬥爭和哲學鬥爭中被自覺運用的武器，和那些神話傳說、民歌諺語和譬喻等尚處於自發階段的幼稚文學形式，已不可同日而語。它實際上開闢了古代暴露文學的陣地。

我們可以舉些例子來分析這種情況：

戰國中期思想家孟軻，被後世尊爲「亞聖」。他站在新興地主立場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提出「民貴君輕」說，主張行「仁政」，「省刑罰、薄稅斂」，使人民能够安居樂業，爲此他對當時的統治者的暴虐統治，作出了嚴峻的揭露和批判。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出現一個戴盈之，顯然是宋國統治階級的幫凶，他橫徵暴斂，遭到人民的譴責；但他明明不願意取消「關市之徵」（商賈所納稅），實行「什一稅法」，却厚著臉皮許諾：「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孟子便講了一個「偷雞賊」的寓言，用諛譖而銳利的詞鋒，揭穿了統治者對人民玩弄的原來是如同偷雞賊一般的詭計。

當時封建社會正在各國建立起來，制度雖已更新，但大批由奴隸主轉化而成的封建地主採用的不過是「胥篋探囊」的伎倆，他們照樣窮奢極欲，殘酷掠奪，而民間則仍是一片「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的悲慘景象。莊子和孟子幾乎是同時，深深地洞穿了這一實質，雖然在政治哲學上不免有某些消極悲觀的成分，但在他那枝激情的筆端却噴發出對黑暗現實的批判之火。「泥塗曳尾」、「舐痔得車」等故事表達了他藐視權貴，寧居陋巷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污的精神境界。